

漢語古文字字形表

(上)

徐中舒題



H/21
4

徐 中 舒 主 編

漢語古文字字形表編寫組編

家 佛 土

三

正

形 古

東

人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〇年八月

成都

漢語古文字字形表

一九八〇年八月第一版
一九八〇年八月第一次印刷

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
四川省新华书店 发行
自贡新华印刷厂 印刷

书号：九一二八·一五
定价：三册共十八元

出 版 說 明

《漢語大字典》是漢語楷書單字大匯編，應盡可能歷史地、正確地反映漢字形、音、義的發展。在楷書單字條目下，收列能够反映形體演變關係的、有助于講明字義的殷、周、秦、漢文字形體，并加以簡要解說，是這部字典編寫體例的要求。這樣的編寫，可以憑藉的現成資料不多。編寫人員盡力搜集了各種字形資料，特別是解放後出土的古文字資料，在國內外第一次比較全面地整理出這部《漢語古文字字形表》。我們及時出版，藉以供文科高等院校、科研單位、語言、文字工作者，歷史、考古工作者，美術、書法篆刻工作者和古文字愛好者參攷。

本字表中所收古文字，以音義明確的為限。共收列甲骨文、金文和戰國文字的字頭約三千個。《說文》所有的，以小篆為字頭，《說文》所無的，則寫成楷書，注明所見字書。尚不可識的字，一概不收。各家考釋有分歧的，斟酌情況，擇善而從。古文字中，凡最初一個形體而有幾種用法，後來演化為幾個字的；或先只有假借

字，後來才出現專字的，則參照《金文編》等書成例，採取重見的辦法。

字表大體上按文字發展的歷史層次分三欄排列，依次為殷代、西周、春秋戰國。字形的排列，既要顯示形體演變的對應關係，又要照顧到時代先後的次序，不受甲骨、金文、竹帛、銅錄等的種類的限制。

本表編者對於甲、金文的斷代，主要根據董作賓和郭沫若的說法，也參攷其他一些專著。一些時代標誌不明確的器物，結合字體、文辭和器物形態等條件，大體上以類相從。在斷代上意見分歧的器物，只好暫取一家之言。

表中選用的古文字體約一萬多個，絕大多數是從原拓本或原件照片中摹取出來的；少數未見原拓原照的字（解放前出土的器物）則采用傳世影寫謹嚴可靠的摹本。在付印時，有些字依版面的需要，加以放大或縮小。歷代輾轉摹寫翻刻的古文字資料，除個別的（如《嘯堂集古錄》、《詛楚文》）外，一般都不采用。《說文》中的古文籀文，《魏三體石經》中的古文，則盡量收錄，以備參攷。本

表書末附有檢字表，以供查檢。

本表是在著名的史學家、古文字學家、《漢語大字典》主編徐中舒教授指導下編成並經他最后審定的。

參加本表的編寫人員有：徐永年、伍士謙、陳剛、庾國瓊、譚賜祝、李宗貴、李崇智、歐昌俊、冷雪、周旭初、查中林、李政等同志。

本表在編寫過程中，《漢語大字典》四川領導小組，《漢語大字典》四川第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編寫組，四川省圖書館，西南師範學院圖書館，四川師範學院圖書館，四川大學圖書館，中山大學古文字研究室，四川省博物館，中山大學容庚教授，《漢語大字典》常務副主編趙振鐸同志，副主編冉友僑同志，中華書局趙誠同志，武漢大學夏竦同志，華中師範學院李瑾同志等單位和個人，都對本表的編寫給予了熱情指導和大力支持。

由于時間倉卒，資料不足，又限于編寫人員的專業知識水平，本表錯誤和疏漏之處，在所難免。編者誠懇地希望國內外古文字學家和廣大讀者不吝賜教，俾得在字典編寫中據以改正。

漢語古文字字形表序

文字是人類進入高等文明所必需的工具。人類有了文字，才可以把這一時代人類的智慧和經驗留給後一代人，作為他們繼長增高的階梯。沒有文字的民族，總是會停留在象老子所說的『小國寡民，復結繩而治之』的蒙昧階段。

人類初有文字無不從象形文字入手。象形文字的發展，可以分為兩個階段。第一階段只是一種表意的圖譜。《華陽國志·南中志》記載：蜀漢時『夷中有樂黠能言議屈服種人者，謂之耆老，便為主論議，好譬喻物，謂之夷經。今南人言論，雖學者亦半引夷經』。此種夷經，乃古代夷族的圖象文字。《南中志》說：『諸葛亮乃為夷作圖譜，先畫天、地、日、月、君長、城府，次畫神龍，龍生夷及牛、馬、羊，後畫部主、吏、乘馬、幡蓋、巡行安卹；又畫牽羊負酒齎金寶詣之之象以賜夷，夷甚重之。』蜀漢以後南中故事每每託言諸葛亮所為，皆屬附會之談，實不足信。此圖譜乃夷人巫師所作，並非諸葛所賜。圖譜先畫天地日月君長城府，乃夷人對城府中的漢官指天地日月以為誓。其次畫神龍，夷人自稱為龍的子孫，龍為他們的圖

騰。最後畫夷人牽羊負酒齎金寶向漢官輸誠，獻納貢賦。這種圖象，只能表意，不是可以按字宣讀的語言，只有巫師才能認識，還要多方譬喻解說，不然一般人是難以理解的。

漢語象形文字開始于殷商時代的後期。殷王朝自盤庚遷殷以後就已形成一個疆域廣闊的強大帝國。根據現在考古發掘資料，它以黃河中下游為中心，東向越過渤海而到達遼東半島，南向渡越長江而跨有洞庭鄱陽兩湖地區，西向而臣服周王季和文王，囊括關中漢中。殷王要統治這樣廣大的土地和人民是不容易的。當然我們沒有理由為他擔心。當時殷王左右就有一班知識分子作為他的顧問——一個能作預言的前知者的卜人集團。

在原始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，必然就有幾個脫離生產的公職人員，有的作為部族的信仰守護人，用祭享方式教導人民，虔敬地遵行先代的典章制度以及一切行之有效的成規，使部族從安定中得到發展。

占卜的真人為人決疑問難，他們原是從占星師分化出來的一種方術之士。他們在狩獵時代就用火灼焦獸骨，觀其坼紋，以占吉凶。後來殷人發展到長江流域，就把那里所產的大龜作為寶物。占卜中龜甲與獸骨並用，他們或者認為用大龜占卜比骨版更加靈驗。占卜的方式也就更趨繁複，每

卜必從正反兩面貞問。一正一反，即為一兆。其文如兆，此字以後演變為「」。他們認為這些兆紋，向左向右的種種變化，都是宇宙中排列有序的象和數。如其說這樣模糊的象數有什麼靈驗，無寧說他們常在殷王左右，憑借殷王的權力，就可以使預言成為現實。占卜得到歷代殷王的信任，其原因即在於此。

甲骨文字記載，從武丁到帝乙帝辛之世二百七十餘年中，所有貞人，據陳夢家統計共有一百二十一人，而武丁時就有七十三人。其不見于甲骨文者，其數或當與此相等。這就是殷王朝龐大的貞人集團，可以說就是殷王的智囊團。他們為殷王占卜的事和以後的驗辭，都要用文字記錄下來，刻在龜甲獸骨上的卜兆旁，既備殷王查考，也藉以取得各種象、數記錄，傳給下一代貞人。我國文字就是在這些條件下發展起來的。

第二階段漢語文字的發展，當自殷代後期開始。殷虛甲骨文已具備象形、象事、象意、象聲四種造字條例，這是造字之本。象形是象自然物之形，如日月山水，牛馬犬豕等字，只用簡單筆畫鉤勒其形，最易識別。象事，《說文》稱為指事，乃象人為的事物之形。如封字，其形作「」，是植樹為界而後加人為的土堆。乃是人行的十字道路。都是人類造成之事。又

如一、二、三、三，這些數目字，也是存在於人們意識中的客觀現實。又如獸作犧，乃人們從事狩獵的工具。過去學者解釋指事，只從指字着想而忽略了大量的人事。勉強湊足很少幾個字，都很牽強附會，所以這一條例，始終沒有講好。象意，《說文》稱為會意。會意是在自然之物與人為之事，加上人的動作以表達人的意志。例如彳，表示人在路上走。如屮，表示人在用手持杖擊磬。我們這樣去理解，自然把象形、指事、會意三者分別得清清楚楚的了。形聲字在甲骨中文已經出現。它的產生，是由於象形字筆畫簡單，在長期使用中容易混淆，所以必須加聲符以區別之。例如鷄和鳳都是鳥形，後來各加聲符，隹旁注奚為雞，隹旁注月為鳳。又如星，最初作晶、晶等形，与口日等字不易區別，後來加聲符為𠂇或星。甲骨文中形聲字還居於少數，不如會意字多。以後形聲字發展了，在《說文》中占百分之八十以上，這已經是隸定以後的事了。象形文字在創造時，只是隨事賦形，隨物賦形，並不困難。每個字都是獨自發展的，人們要記住這些孤立的字是困難的。首先它必須在卜人集團中互相傳習，反復使用，漸成定型，而在反復使用中，意義有所引申，即分化為數字，按義類分注于原字之旁，此即所謂轉注。但引申意義過多外化，使用也不方便，于是用假

借加以制約。凡聲音相同或相近的，就不必另造新字。轉注假借，二者乃是文字發展中辯證的統一，相輔相成的。

漢語文字原来就不是一兩個人閉門創造發明的，最初它在卜人集團中傳習使用，約定俗成，後來這些漢字在人民羣衆中推廣使用，經過傳寫、隸定，譙變失真；而這些譙變失真的字，約定俗成，也成為正字了。漢語文字根據六書條例，發展成為記錄人類一切複雜事物的工具，但其系統仍是象形的。即使是形聲字，也還是要借用字形來表達其音，而不必另制音符。所以漢字完全屬於象形文字系統。漢字如果沒有創制這些象形文字的貞人集團，文字就只能停留在原始階段的圖譜形狀，如埃及，如巴比倫，又如我國雲南的納西以及《華陽國志》所說的夷經，他們的象形文字，終要為拼音所取代。據此言之，漢語象形文字的形成決不是偶然的。首先是由于殷商後期有二百年長期安定的政治局面；其次漢語文字按照六書條例沿襲象形文字體系前進。由商以迄于今三千年，一脈相承，自成一種完整的體系，使我國光輝燦爛的文明在三千年前即已照耀于東亞大陸，這確是人類歷史上的奇蹟。

漢語文字從殷商時代以至東漢已歷一千四百餘年。許慎《說文解字》

掇拾于秦火之餘，搜羅當時所存篆籀古文，共得九千餘字，用科學方法分析每個字的形音義，闡明其字原和語原。他所根據的漢代的字書及戰國古文，都是經過長期的轉抄，字形幾經變化。先是受甲文刀筆的影響，變圓爲方，繼由篆文隸定，往往又把字形相近的字互相混淆。鄧書燕說，常亦有之。東漢時代經學大師今古兼治，許慎也受陰陽五行學說的影響，穿鑿附會，亦所難免。《說文》這些缺點，完全受時代的局限，瑕不掩瑜。這也是我們應當加以原諒的。

漢語古文字字形學，在北宋時，已開其端。以後古文字資料不斷發現。尤以近八十年來，大量甲骨文字出土，經過許多文字學家的努力，漢字字形學的研究，已有長足的進展。所不足者，過去文字學研究者總是就字論字，旁徵博引，冥搜孤討，臆想居多，究非上乘。他們很少在字與字之間求出其對應關係，作出系統研究。如釋史為从又持簞，不知甲文史原作𦥑，𦥑，乃干戈之干的本字。古人狩獵作戰，即以有杆桿的木棒作為武器，進則以侵犯人獸，退則以捍衛自身。𦥑从又持𦥑，古代人類，從事狩獵，取得食物，是當時的大事。史之本義為事。文史之史，乃引申之義。𦥑為人類最初使用的武器。在杆桿兩端捆上鋒利的石器，則為𦥑。在杆桿之間捆

上重量石塊則爲中，爲單，在衝鋒陷陣之中兼爲捶擊之用。故單字有其枋
槎，則爲擊中之中。而單又爲戰爭之戰。馬王堆帛書《老子》甲乙本三十
一章，甲本作戰，乙本作單，可證。我們把這些相關的字聯繫在一起，就
可以了解到丫之原義，而這些漢字的字原和語原，不待多說，也就不會使
人誤解了。我們認爲這樣研究古文字，古文字學就可以逐漸進入科學的坦
途了。

漢語古文字字形表，是爲我們編纂漢語大字典所作的準備工作。我們
要求了解漢字的字原和語原，是編漢語字典的首要工作；這個工作必須從
整理古文字字形入手。這部字表的甲、金文字的取材，主要參考《甲骨文
編》和《金文編》，我們保留其中所有不同的典型形體，其與典型形體相
同的，則刪節之，以清眉目。《金文編》未錄的新出土銅器，周原出土的
西周甲骨文，以及戰國簡書帛書、侯馬盟書，我們也分別加以採錄。對前
書有不同的解釋，則加以改正。此外，戰國時代的印璽文字、貨幣文字及
陶文，其形、音、義及出土情況，我們弄不清楚的，則概不採用。《甲骨
文編》《金文編》的附錄及正編中音義不詳的字也未採用。這個表是古文字
發展到現在的一個總結。由於編輯時間倉卒，還有很多遺漏或錯誤。這個

字形表，只是為《漢語大字典》的編寫服務，不是研究全部古文字的書。以後我們準備對字形表中的字加以系統的考釋，另外還想把一些不能認識的字，根據偏旁分類排在一起，作為附錄。這樣就可以在大字典以外另成一部專書。這個字形表中，有些不當的地方，希望讀者批評指正。

徐中舒 一九八零年八月

漢語古文字字形表卷一

漢語古文字字形表編寫組編

卷 一 · 一 元	一 七 · 六 前四 · 三二 · 一四 乙三四 下 一六 下 粹 一三〇三	一 七 · 六 前四 · 三二 · 一四 下 昌鼎 下 師虎簋	一 孟鼎 一 毛公鼎	一 侯馬盟書 一 楚帛書 一 三體石經文公	一 說文古文	一 王孫誥鐘 一 吉日壬午劍	一 三體石經僖公 一 蔡侯尊	一 吳王夫 一 差劍 一 侯馬盟書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	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一

天不吏

不 鐵四五·三

不 甲三六九〇



天鼎

不 大豐簋

不 頌鼎

不 何尊

不 牀盤

不 三體石經君奭

不 石鼓

不 趙楚文

不 蔡侯盤

不 中山王鼎

不 楚帛書

不 召卣
牆盤

不字重見

不 犀馬盟書
古甸鳩閭不敗

不 甲四〇

不 京津二三一〇

不字重見

不 篋利

不 鼎孟

不 秦公鐘

不

不

不

二 甲 一二六四

乙 二三二四三反

二 大豐簋

二 牀盤

三 古鉢
上 吉

二 說文古文

二 後上·八·七

二 攝卣

蔡侯盤

三體石經君奭
上

立 甲七七九
一 前四
四 一七

父仲鼎

秦公簋

楚帛書

立 邶卣

卦簋

中山王壺

說文古文

采 粹二二二八

井侯簋

三體石經僖公

說文古文

采 粹二三二一

五 拾
五·一〇

月 林
七·一五

𠂔 旁鼎

弋裡母簋

𠂔 說文古文

𠂔 說文古文

𠂔 者減鐘

𠂔 楚帛書

𠂔

𠂔

𠂔